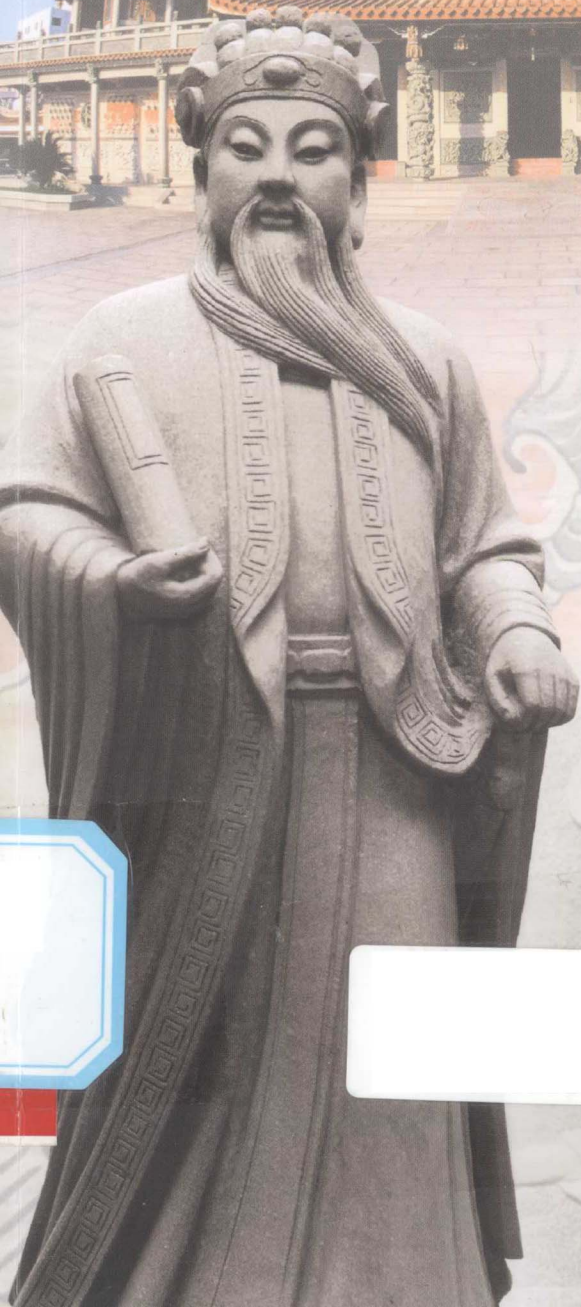


文：萧春雷
图：朱庆福

保生大帝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保生大帝/萧春雷 著.-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9.3

ISBN978-7-5034-2316-1

I.保… II.萧… III.民俗-中国-福建

IV.12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2369 号

保生大帝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5.4375 印张

字 数:144.7 千字

印 数:1-1500 册

版 次:200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本册定价:35.00 元

保生大帝





2008年底我参加民盟一个关于鼓浪屿的讨论会，龚洁先生发言，声音洪亮：“岛上奉祀吴本，也就是保生大帝的种德宫……”二三十人的会场突然一阵奇异的安静，大家面面相觑，还有人轻声纠正：应该是吴本。龚洁只好改口：“好吧，就算是吴本。我觉得应该是吴本。既然大家习惯吴本就说吴本吧。”

洪卜仁先生插嘴道：“应该是吴本。后人搞错了，古代刻本中‘本’字的中间一竖断了，就有人以为是‘本’字。他有个兄弟叫吴根，他叫吴本才对。”

我亲耳听到两位最著名的厦门地方文史专家的表态，认为保生大帝的名字应该是吴本。奇怪的是，为什么绝大多数文献仍然写错字？

我与何丙仲先生通电话，顺便问起保生大帝的名字应该是哪个字，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我：“吴本是对的。早期的文献都写本字。”

我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说吴本？”

“最近这二三十年吧。”

“那台湾方面呢？他们原来说吴本还是吴本？”

“他们原来说吴本，给厦门一折腾，他们糊涂了，也开始说吴本。现在乱成一团，说什么的都有。”

前几天，我碰见李启宇先生，向他请教保生大帝的名字。他的意见也一样，应该写成吴本。

我也糊涂了。我知道这四位最著名的文史专家在许多方面意见不一，但是谈到保生大帝的名字，却达成了共识：吴本。我估计不存在持

相反意见的专家。那么,问题出在哪里?什么原因导致保生大帝无法正名?莫非这个奇怪的“本”字有魔力?

恕我无知,来厦门之前,我真的不认识“本”字。古籍里很少出现,查《说文》,意为“进趋也”。厦门的报刊提到吴本,编辑很体谅读者,知道他们并非抱着《康熙字典》长大,总会括号加注“本(tao,音滔)”,结果人人能读这个冷僻的字。最麻烦的是,电脑常用的汉字输入法没有这个字,要造字。我后来改用更全的汉字输入法,总算解决了输入问题,但不能解决发排输出问题。每当排版时,版式编辑要帮我一一造字,非常辛苦。保生大帝是厦门知名度极高的神明,我很希望他能够及早正名,大家都可以省去造字之苦。

闽南民间,保生大帝又被称为吴真人、吴真君、大道公等等,但他的名字,却一直以讹传讹。事实上,方文图先生早有文章《吴真人名讳考》,解决了这问题。该文收入新编《厦门市志·附录》(第五册,第4067页)。据他的考证,吴真人名本的记载,早期仅见于清末杨浚《白礁志略·传略》,刊行于1887年,是个孤例。比它更早和稍后的,如范咸《重修台湾府志》1747年刻本、陈镛等修《海澄县志》1762年刻本、怀荫布等纂《泉州府志》1870年重刻本、沈定钧等增刊《漳州府志》1877年刻本、吴堂等《续修同安县志》1919年补刻本、吴锡璋总纂《同安县志》1929年铅字排印本等相关记载,以及所有的坛庙、碑文记载,一律将吴真人的名讳写作“本”字。证据确凿,毋庸置疑。方先生的考据文章最早载于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《圣山春秋》中。如今10多年过去了,大家还是叫错吴真人的名字。

通常的错别字,是以常见字代替冷僻字。没想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“本”字,居然取代了笔划简单人人识得的“本”字,逆势而上,是为一奇。《白礁志略》谬种流传,居然以一处偶然错误,让保生大帝改名数十年!是为二奇。只是,这让保生大帝的虔诚信众情何以堪。





目录

Mu lu

CONTENTS

第一部分 保生大帝信仰史

- 002** 小引：保生大帝之名
- 006** 第一章 青礁白礁：两个村庄与两块宋碑
- 022** 第二章 祖宫之争：慈济东宫与西宫
- 038** 第三章 死后成神：吴本如何超越时代
- 054** 第四章 宋明敕封：从忠显侯到保生大帝
- 070** 第五章 神传新编：清人对吴本生平的重新叙述
- 086** 第六章 跨越海峡：闽南人的保护神
- 102** 第七章 解构药签：神明与医学
- 118** 第八章 分灵进香：保生大帝庙际之间的互动
- 133** 结语

第二部分 慈济文化：两岸乡亲民俗情

134 —— 三届海沧慈济文化节侧记

第三部分 慈济圣德 福泽两岸

156 —— 保生大帝神像金门、澎湖巡游侧记

第四部分 保生慈济文化节颂典仪式

16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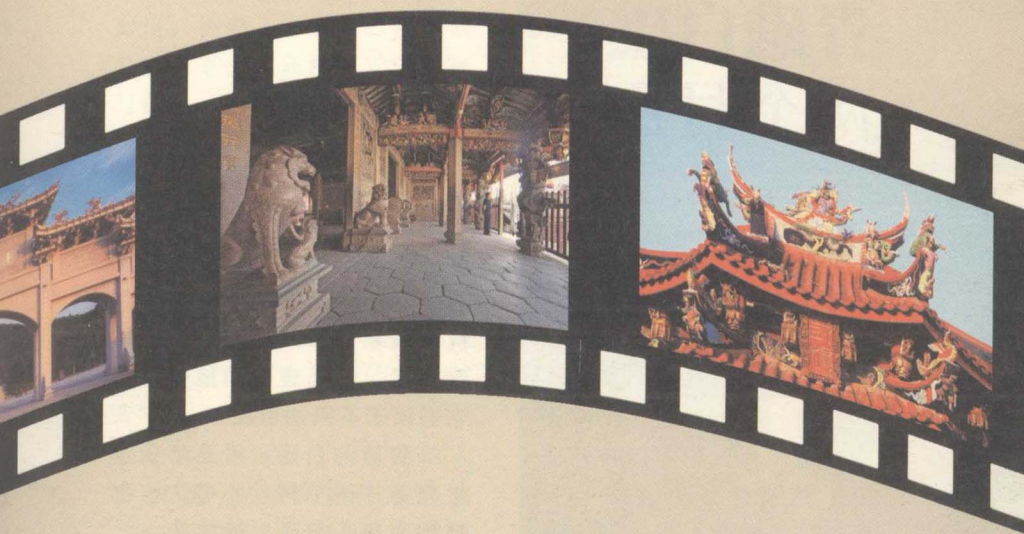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DI YI ZHANG

青礁 白礁： 两个村庄与两块宋碑



青礁与白礁，作为闽南地区重要神灵保生大帝的祖地，十分著名。这两个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北岸的村子，相邻不过三五里，沃野相连，现在连村庄连通一片，稍不留神就过了界。然而这条界限却十分重要，一千年来，闽南两个地区的分界线始终穿过这里。从前是——漳州府与泉州府的分界线，现在是漳州市与厦门市的分界线。在福建省的地图上，它们属于不同的色块。





青礁白礁： 两个村庄与两块宋碑

青礁与白礁，作为闽南地区重要神灵保生大帝的祖地，十分著名。这两个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北岸的村子，相邻不过三五里，沃野相连，现在连村庄连通一片，稍不留神就过了界。然而这条界限却十分重要，一千年来，闽南两个地区

的分界线始终穿过这里——从前是漳州府与泉州府的分界线，现在是漳州市与厦门市的分界线。在福建省的地图上，它们属于不同的色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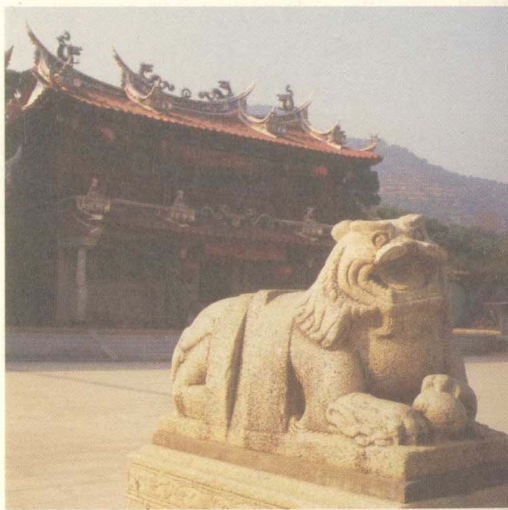
青礁与白礁，看名字像孪生兄弟，两个村差不多大，都聚族而居，青礁以颜姓为主，

白礁以王姓为主。两村的房屋与街道，犬牙交错，难以分开。我去村里看了交界处，一条街道贯通两个村子，两旁比屋相连，这根电线杆还在青礁，下一根就印上了“白礁”两个字。要留意门牌，才不会错过。再走一段，快到慈虚宫的街边，立着两块界碑，上面刻着“青礁社：同安、海澄县交界碑”，其中一块石碑上还刻着“光绪元年贰月”的字样。事实上，这块界碑附近数十米现在都属于白礁了。可见一百多年来，两村的实际界限略有变动。

我很好奇，向青礁村老人颜洪寿先生打听两个村的关系如何。他说，青礁与白礁从前是不通婚的，还经常发生争执与械斗，至今村边还留着三座碉堡。不和的原因，主要是争地，比如九龙江岸的滩涂。现在当然变了，两村早就开始通婚了。

从前我老是分不清青礁白礁。于是告诫自己，从厦门海沧大桥过去，先遇到的村子叫青礁。一过厦门界，进入漳州的龙池开发区，一座簇新的工业城市，这才是白礁村的地盘。简单说，青礁在东，现属

于厦门海沧区，这里的慈济宫称东宫；白礁在西，现属于漳州龙海市角美镇，其慈济宫称西宫。对于全世界的保生大帝信众来说，慈济东西两宫鼎鼎有名，是神圣的祖庙。1996年，青、白礁慈济宫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08年，保生大帝信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



文化遗产。

先说说青礁吧。在历史上，青礁一直属于漳州市龙溪县的辖地。明代，因为九龙江口的月港崛起，海外贸易非常繁荣，为了便于管理，隆庆元年（1567）从龙溪、漳浦两县割了一些地，在月港新设了一个海澄县。青礁就归到了海澄县。没想到月港的繁华昙花一现，到清初就被厦门港取代了，海澄县的存在越来越没意义。1960年，龙溪县就把海澄县合并了，合称龙海县，后改龙海市。也就是说，海澄县是一个存在时间不足400年的旧

县。在海澄县消失的前两年，也就是1958年，它把海沧、新霞等地匆匆脱手，划给了厦门市。这样，一千多年来一直属于漳州的青礁，随海沧一起，在1958年变成了厦门属地。

在宋代，青礁可是龙溪县的人文宝地。《海澄县志·舆地》说：“青礁，在三都，颜、苏二姓宅焉。宋时此乡科第最盛。”青礁颜氏始祖颜慥，字汝实，学识渊博，科举场上却不得意，于北宋庆历年间（1042-1048）被举荐为漳州教授，当时蔡襄正好任漳州通判。蔡襄很欣赏他，曾作《别颜汝实》对他的际遇表示惋惜：“四上不登第，漂流二十年，依依去国恨，杯酒春风前。”后来颜慥隐居青礁，倡学海滨，现在的慈济东宫旁的文昌庙还保留一间“宋颜教授书室”纪念他。颜慥自己不适应科举制度，没想到子孙辈在科场上如鱼得水。从他的两个孙子颜晞孔、颜晞哲考中进士开始，有宋一代，在志书上可以查到颜氏家族居然出了16位进士，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。青礁苏氏家族，苏竦及其子苏溥、孙苏灿，一门三代进士，也是书香门第。《海澄县志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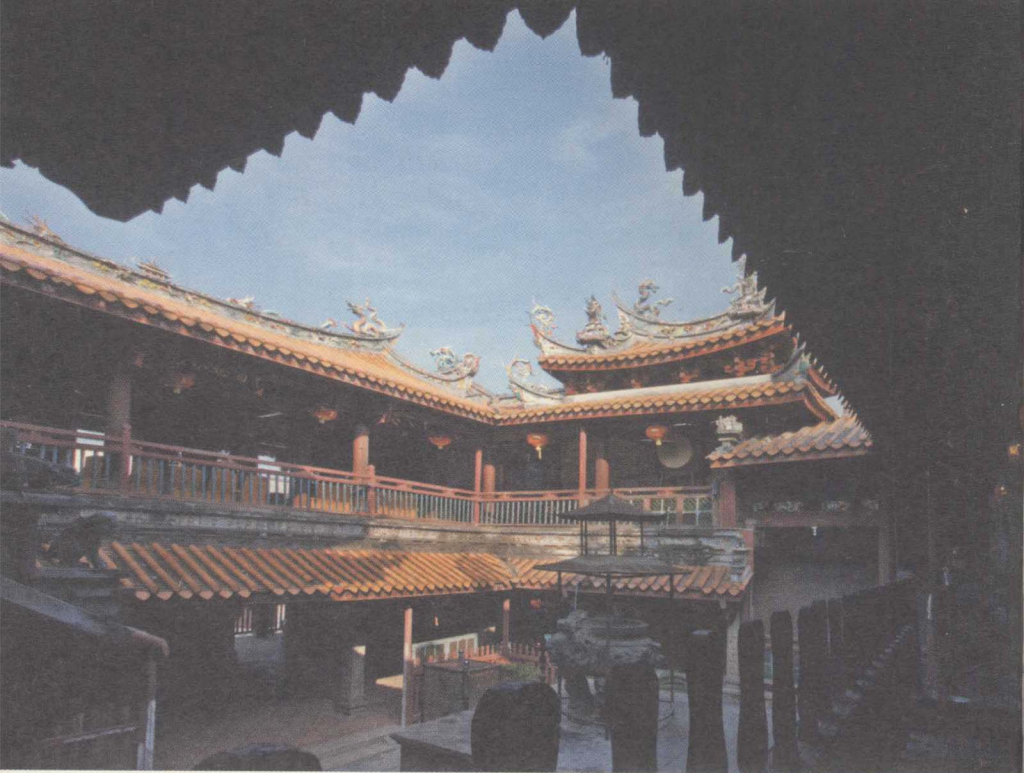


又说：“唐臣婿杨柎、黄吁、苏竦，外孙杨志、黄泽、苏溥，皆以科第起家。”这话的意思是，颜唐臣的三个女婿杨柎、黄吁和苏竦，以及三个外孙杨志、黄泽和苏溥，都高中进士，以科第起家。可见，青礁颜氏家族还通过联姻，与青礁科举家族苏氏、杨氏、黄氏结成了亲戚。这样随便一数，宋代的青礁就有23位进士了。当然以颜氏为核心。

青礁村的颜氏家庙，外面看去，很平常的一座闽南建筑，双飞燕屋脊，但红色的屋顶龙飞凤舞，装饰了许多更鲜

艳的彩塑；门面则被一排结实的铁栏杆严严实实围紧。走进去，不少老人在里面打牌。一块挨一块的“进士”牌匾，还有的写着“祖孙冢宰”、“父子卿相”，历史的华彩扑面而来。颜氏家族在青礁立足近千年，涌现出众多的高官显宦，长盛不衰，至今仍然是青礁最大的家族。

吴本信仰由民间私祀转为官方认可，青礁颜氏家族居功至伟。事实上，如果颜髓是任漳州教授后才选择青礁定居，吴本至少去世了10年。也就是说，连颜氏始祖与吴本也缘慳



一面。他们顶多从乡邻那里听说过吴本的一些事迹，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崇祀吴本呢？这是一个谜。

我们再谈白礁。白礁之得名，据说是因为海潮涨落，村前礁石被冲刷成白色。我去白礁村外地九龙江岸边看过，正巧碰上退潮，江水浑浊，露出成片的滩涂、红树林，也不知道白礁石在哪。因为位于咸淡水交汇处，水产特别丰富，白礁的海蛎又大又肥，一个就有一两多，远近闻名。饭店老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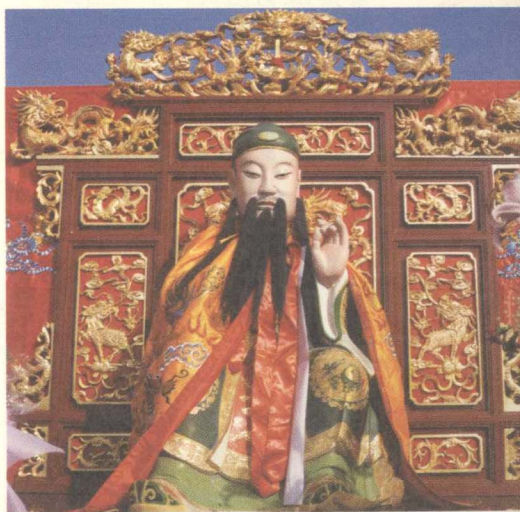
告诉我，从前有半斤重的海蛎，养殖了三四年，现在只养一年，个头小多了。不过，白礁村的经济现在也不必依靠水产，租卖土地就够了。许多人家都建有不少房子，出租给龙池开发区的工厂员工，日子很红火。

白礁村在历史上长期隶属泉州府同安县明盛乡积善里，最大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是1957年，白礁村被划归漳州龙溪县角美镇。龙溪县后升为龙海市。

大家都知道厦门长期以来属于泉州府同安县，近代以后翅膀硬了，老想摆脱同安县的控制，于是在1912年搞了个县花一现的思明县、思明府。此后几十年，厦门的建制老在变化，与同安、泉州的关系非常复杂，能把许多聪明人搞糊涂。我们只消简单知道，1949年，厦门终于成了省辖市，摆脱了泉州；1958年，同安县从泉州划归厦门市，厦门反噬了自己的母体。1997年同安撤县设区。同安县，这个始建于282年的古县终于消失，像海澄县一样变成了历史陈迹。

宋代的白礁村，就人文表现看，远不如青礁。事实上，我们也不大清楚当时白礁村的人口结构，以及那些家族迁到了哪里。今天的白礁，绝大多数村人姓王，查王氏族谱，他们是元末明初才由王右丰带领，举族从福州南台迁晋江仓头，再迁同安白礁的。王氏家族在白礁发展很快，清初，有一批子弟随郑成功去了台湾，其中就包括王文医。当今台湾“立法院长”王金平就是王文医的后代。台湾王氏族谱上记载的祖籍地址为“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积善里白昆阳堡白礁

乡上巷”，据说，王金平的胞兄王珠庆老人多次到大陆寻找祖籍，都无功而返。同安县没了，白礁早归了龙海，真是沧海桑田。后来，王金平的胞妹王梅到角美的龙池开发区参观灿坤企业，途经白礁村，才偶然找到自己的祖籍地。2005年11月，70多岁的王珠庆老人带



着儿子回到白礁王氏宗祠祭拜先祖。

也就是说，现在的王氏家族迁入白礁时，吴本已经去世300多年了。在整个闽南地区，吴本早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重要神灵。当我们叙述宋元时代的吴本信仰时，与白礁王氏其实没什么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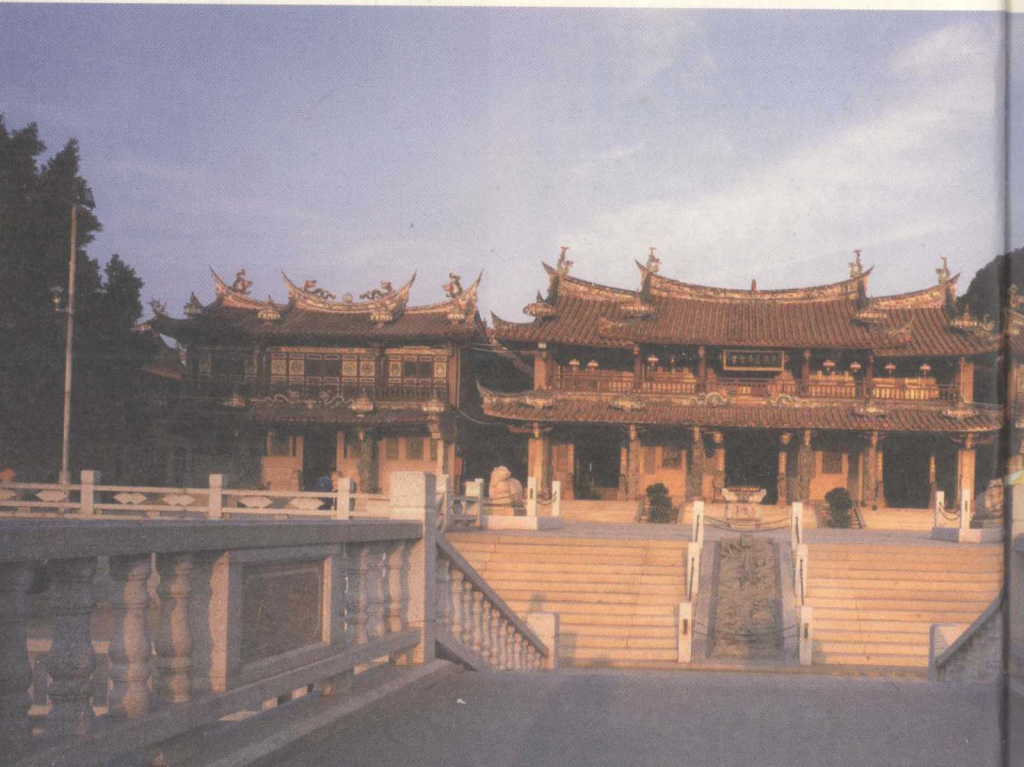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回头谈上世纪50年代后期调整行政区划。我认为那是不尊重历史的莽撞举动。

从文化的角度看，闽南地区一千多年来分属泉州、漳州两府，因此形成了两种略有差异的地域文化。厦门长期作为

泉州府同安县的属地，半个多世纪来虽然自立门户，与漳泉鼎足而立，文化上仍然属于泉州一脉。

一千多年来，青礁始终属于漳州文化系统，白礁属于泉州文化系统，半个世纪前，它们突然交换了位置，投向对方阵营。如果是普通的两个小村子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但青礁与白礁的行政隶属转换，带动了两个竞争近千年的慈济东宫与西宫的文化归属混乱，涉及许多问题。

例如，吴本是青礁人还是白礁人，决定吴本到底是漳州



人还是泉州人。这问题与乡族荣誉感有关，还与民间信仰的社会心理学有关，并非无足轻重。历代泉州方面的文献多支持白礁西宫，现在被漳州方面照单全收，而支持青礁东宫的漳州文献，如今则被厦门方面发扬光大，于是双方都出现了不留情面批评乡先贤的怪事。当然，这倒未必是坏事，真理往往在换位思考中显露出来。

例如，历代形成的传统，白礁西宫多为泉州保生大帝信众的祖宫，泉州府的分灵庙都向西宫进香；漳州信众多视青礁东宫为祖宫，漳州府的分灵

庙多向东宫进香。如今要不要改？这与社会、文化、经济等方面的利益相关，也非小事。

吴本是北宋初年的人物，距今已经一千年了。时间在磨损我们的记忆。千年前一个民间人士的生平基本资料，今天看来的确严重不足。就连他的名字，今人都念错数十年，更何况他的生活细节了。然而有时我们又知晓太多，例如他母亲怀孕时，曾梦见自己吞食白龟入腹，还知道吴本是紫微真人转世。明清两代，由于吴本已经成了显赫的神灵，各种神话传说纷纷附丽在他身上，他的真实面目倒变得模糊不清了。

我们还是使用宋代的文献，还原一个曾经生活在历史中的吴本。

最早最重要的可靠文献，是杨志为青礁东宫和庄夏为白礁西宫分别作的两篇碑记《慈济宫记》，我们简称为《杨碑》和《庄碑》。事实上，这两篇碑记离吴本生活的时代都有不少年头。《杨碑》作于1209年，上距吴本去世173年；《庄碑》未写明年代，据傅宗文教授考证，当写于1216-1219年间，比《杨碑》略晚几

